

## 第一回 生前業貪財好色 死後報寡婦孤兒

詩曰：

古今何地不敬傾，獨有青天一坦平。  
無臭無聲疑混沌，有張有主最分明。  
饒他奸巧逃王法，任是欺瞞脫世評。  
論到冥冥彰報應，何曾毫髮肯容情。

又曰：

蒼蒼不是巧安排，自受皆由自作來。  
善惡理明難替代，影形業在怎分開。  
突當後報驚無妄，細想前因信正該。  
此事從來毫不爽，不須疑惑不須猜。

話說大宋末年，山東東昌府武城縣地方，有個土財主，複姓南宮，名吉。他出身市井，乘著一派好時運，做起人家，遂只認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來，便不守本分，凡事竟不管好歹，敢作敢為。果然運好，偏生做著，就得一注財利，故一發做的膽大了。後來做出了名，就費些勢力，扭曲作直，也要做成了。由此做去，雖做得快活，就有些做的人都害怕了。他見人害怕的多，恐防暗算，只得用些賞財，乾了個千戶前程，將身子遮蓋在大權貴的官府名下，使人算計他不得，故地方鄉黨俱讓他三分。

這南宮吉，論他作事強橫，雖然是個小人，卻有一段好處，為人慷慨慈祥，絕不難為窮苦之人。有人奉承得他快話，便要他周濟些銀錢，他到不吝。故此，就有一班小人朋友，在他門下走動，捧他的臀，呵他的卵胞，說他是個豪傑，稱他是個福人。他竟信以為真，故使著一篷風，時時傷些天理，竟不自知然。細細想來，他別事傷的天理也還有限，獨到了女色二字上，便死也不顧了。

他娶了一個正室，姓楚，小名雲娘。他為人甚是賢惠，又生得姿容秀潔，要算八九分人才。這南宮吉若是個安分守己之人，娶了如此一個妻子，便終身相守，也不叫做房幃寂寞了。誰知這南宮吉淫心太重，看了桃花紅的可愛，又想李花白的可憐，便東勾西引，一連就娶了五六個。一個陶氏，綽號銀紐絲；一個木氏，綽號紅繡鞋。這兩個更覺妖冶，最為南宮吉所溺愛。還有一個喬氏，叫做倩女，原是娼妓出身；還有一個盧氏，小名叫燕姐，人就順口稱他做盧家燕；還有一個叫做袁玉奴。還有一個丫鬟，叫做紅香，頗有幾分顏色，也是南宮吉收到身邊用的。

若論財主家，這五六個妻妾，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財明媒正娶了來家，雖說犯分，卻也還不傷天理。怎奈他都是先看上，鑽狗洞偷到手，然後倚錢勢歪廝纏，千方百計謀了來家；不是透捉他的家財，就是謀害他的夫命。如此作為，你道傷天理不傷天理！所以天理不容，只活到三十三歲上，就一旦暴病死了。

若論他既一身死了，便有些冤債，也可算做償了。誰知這冤債不是糊塗償得的，有一分定要還他一分；生前不能償，死後也要償的；自身不能償，子孫也要償的；今生不能償，後世也要償的；萬萬不爽，所以叫做「三世報」。但償在眼前，人便知道他從前的過惡，便歡喜道：「這是現世報了！」若報到死後，或是子孫、或是後世，人便有知有不知；就知道些影響的大意，也不知天理之報應一一如此之巧妙。故書窗閒暇，聊將這南宮吉死後與子孫後世昭報之事，細細拈出，請世人三餐飯罷時一著眼，五夜夢回裡一思量，也可見積善降祥，積不善降殃，天理之昭然有如此，稍於人事之邪心收一收，庶不負一番立言之意。正是

淫亂人心糾不住，奸邪王法也難查；

惟存天理昭明報，點滴毫釐不許差。

話說這南宮吉，平生所為不端之事非一，一時也不能細述，蓋其大意，前已表過。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閻閻奸惡，逞了半生的市井強梁；苦掙的家財，不減泰山北斗，蓋造的房屋，何殊天室仙宮；坐擁著大妻小妾，呼使著百婢千奴。誰知樂極悲生，泰消否至，一旦貪淫死去，過不得一二年，奸騙來的婢妾，早又被別人奸騙了去；附和他的一班損友，早又去附和他人；家人小廝逃者逃，盜者盜，十人中存不得一個；生意買賣，原不是將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計，故伙計生心，漸漸不能如前，再過些時，消的消，折的折，竟一文也沒得進門。忙檢點家中的時勢，有如秋葉之落，又有如春雪之消，不是動人嘲笑，就是惹人談論。還虧得他這個正室楚雲娘，是個有志氣能貞守的婦人，又生了一個遺腹子叫做慧哥，替他撐持門戶。此時家人只有一個泰定兒不改常，守著不去，使女只有細珠，已配與泰定做媳婦，有些仗義，跟隨度日，其餘盡皆星散，不知去向。

到了徽宗二十年間，又不幸遇著金兵入寇，把汴京圍了，擄掠金銀子女無算。此時山東、河北地方，傳聞得俱被金兵破了。過不多兩日，又聞得濟南府也破了。眾人都議說：「武城去臨清不遠，況一向富庶有名，怎能保得金兵不來屠戮？」此時金兵尚不知在何處，早有無數地方土賊，乘著人心慌亂，東西放火，假招搖說是金兵來了，四下裡唬嚇人家。那些膽小的，早逃的逃，躲的躲，紛紛不絕。泰定兒打探得知，只得報與楚雲娘知道。楚雲娘聽了，直驚得癡呆，連話都說不出。欲待隨眾逃避，偌大的房屋家計，卻叫誰人看管？欲要守定不逃，又恐怕倉促中被金兵掠去，豈不出丑？「我便拚著一死盡節！」又想：「這三四歲的兒子，一旦也遭屠戮，便要絕了南宮之嗣，倒不如棄了家緣，且留得母子之命，再作區處。」算計定了，便叫泰定兒將家中房屋該封的封了，該鎖的鎖了，且遮掩一時。又在家捱了一日，見信息越緊，人家逃躲的絡繹不絕，便按納不安，只得叫細珠抱著慧哥，泰定拿著些盤纏並隨身行李，相伴出門。這楚雲娘從來出門俱是抬轎子雙僕跟隨，何曾自走一步。今見事急，只得步走。走便走，終是不慣，見了人未免退縮縮。才走得三五百步，剛轉得一個彎，不提防一陣人亂烘烘衝將來，口裡只嚷道：「不好了，金兵已在後了！」雲娘吃了一驚，便顧不得好歹，只跟定細珠、慧哥，往前急走，及走得出城，心才放些。再回頭看時，早不知泰定兒是在那裡衝散，竟不見來了。欲待要找尋，不敢復入城中；欲要等待，又怕撞著金兵。沒奈何，只得隨著眾人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去。

走了二三里路，忽遇見一個大寺，問人說是「普福寺」。眾人就有坐在寺門前歇息的，也有進寺去避藏的。楚雲娘此時已走不動，只得也走進寺裡來看看光景。不期這普福寺的僧官，蓋造大殿化緣時，曾受了南宮吉五十兩佈施，一時常送金銀不動，

楚雲娘的。忽今日見了，雖知南宮吉已死，卻曉得楚雲娘還是富室，不敢怠慢，只得慇懃款待，留他在一間淨室裡存身。雲娘到了此時此際，便是受恩深處，喜出望外。不料躲不得一兩日，金兵來的信息一發緊了。這僧官雖說是個和尚，卻身邊有些積蓄，也怕有失，便顧不得雲娘的生死，竟趁著黑夜，悄悄躲往遠山破寺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雲娘起來，只見躲難婦人越來的多，這僧官與幾個和尚，影兒早已不見，因與細珠說道：「僧官逃去到也罷了，只是這粥飯卻怎生有的吃？」細珠道：「娘且莫要慌，我方才在他香積廚下尋水淨面，看見他還藏著一甕米，在傢伙廚底下，我們且悄悄煮吃了，再作區處。」雲娘道：「既有米，就好捱了。」二人算計著，到夜靜時，佛前取火，煮些稀粥充饑。又苦熬了兩日。

不期這一日，天還未高，早有許多人跑進寺來，亂嚷道：「不好了，金兵已進城放火殺人劫擄了！城中劫擄完，只怕要到城外來劫擄哩！這普福寺離城不遠，恐亦不能保全，還是躲遠些的好。」說話紛紛。楚雲娘聽了，早又嚇得心驚膽跳。細珠抱慧哥在懷中，見娘驚慌，也只是啼哭。雲娘欲要住下，又見人都害怕躲去了；欲要再尋遠處去躲，泰定又失散了，兩個婦人抱著一個孩子，身邊無錢，又不認得路，卻往何處去好？躊躇許久，看看寺裡躲的婦人一個也沒了，心下越慌，因對細珠商量道：「人都走盡，眼見的這裡存不得身了，只好跟著人，隨路去撞了。」細珠道：「沒有別法，只好如此。」因依舊抱了慧哥，同著雲娘，走了出來。剛走到大殿上，只見佛面前琉璃底下，早有一個老僧盤著腳在那裡打坐。看見雲娘領著細珠懷抱慧哥，要走出殿去，忽開口叫道：「女菩薩，此處安穩，不消別去。」楚雲娘此時慌慌張張，雖看見和尚打坐，卻不曾留心細看，忽聽明叫他莫去，忙回身一看時，方見那老和尚：

長眉垂作發，細骨結成骸。

厚背山般起，謙腰弓樣排。

白頭籠雪帽，赤腳踏泥鞋。

妙處請參看，是呆還是乖。

楚雲娘細看那老僧，生得有些異像，又見他出言奇異，知是不凡，因拜倒在地，說道：「難婦楚氏，難子慧兒，已是寡婦孤兒，苦不勝言。今又遭此兵火之變，去住無門，正在迷途，乞老佛慈悲，指示一條生路！」那老僧道：「生死皆是往因，躲避要有緣法。你母子往因雖遠，卻此寺與你有緣法。你此處不躲，更思何往？」楚雲娘道：「此處既然可躲，為何這些婦女轉紛紛去了？」老僧道：「他們於此無緣，自然別尋生死，怎麼一例論得？」雲娘見老僧說話有些奇異，不敢不信，因再拜道：「多蒙老佛指迷，還望垂慈保重！」拜罷，仍同細珠抱了慧哥，又躲了進去。躲便躲了，卻提心吊膽，不能暫安。

忽又有人躲將來，說道：「城裡已殺得人山人海了，只怕就要殺到這裡來哩，這裡如何存得身住？」遂又慌慌的去了。楚雲娘聽見，怎不驚慌？欲要躲到別處去，聽了老和尚之言，不敢妄走；欲要再尋老和尚問聲，那老和尚又不知那裡去了。到夜間，烏黑的一個大空寺裡，止得他兩個婦女一個孩子，墩在裡面，孤孤恹恹，好不苦惱。若非報應，安能至此！正是：

只思奢侈易為歡，不道災生受苦難。

顛苦流離嘗一遍，始知大福是平安。

楚雲娘同慧哥、細珠躲在寺中，雖驚驚慌慌，苦捱了兩日夜，卻喜得果如老僧之言，安安穩穩，並無一個兵馬到寺中來攪擾。只到第三日，方才有人走進寺來，傳說道：「金兵已去了。」早有許多逃難的百姓，你說不見了妻，我說不見了子，都紛紛到寺中來找尋。細珠見了，就要勸雲娘出寺來回家去。雲娘正要起身，只見泰定兒也找尋將來了。大家相見，問明兵果退去，方才歡歡喜喜，商量同回家去。只因這一回回家去，有分教：

驚飛烏鵲方才定，暗伏豺狼又逞凶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